

##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數十三

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彥朗 李甲 房知溫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字 貧婦 支馱

成汭

唐天祐中，淮師圍武昌，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。梁與荊方睦，乃諷成中令汭帥兵援之。汭欲往親征，乃力造巨艦一艘，三年而成，號曰和州載。艦上列廳宇泊司局，有若衙府之制。又有齊山截海之名。其餘華壯，即可知也。飾非拒諫，斷自其意。幕寮俯仰，不措一辭。唯孔目吏楊厚贊成之。舟次破軍山下，為吳師縱燎而焚之，汭竟溺死，兵士潰散。先是改名曰汭，字即水內也。水內之死，豈前兆乎。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，俘載軍民職掌伎巧僧道伶官，並歸長沙，改汭之名。和州之說，前定矣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楊蔚

唐楊蔚使君典洋源。道者陳休復每到州，多止於紫極宮。弘農甚思一見，而穎川輒便他適。乃謂諸道士曰：「此度更來，便須申報。」或一日再至，遽令申白。俄而州將擁旆而至，遂披揖。楊公曰：「向風久矣，幸獲祇奉。敢以將來祿算為請，勿訝造次。」穎川呼人為卿，乃謂州牧曰：「卿三為刺史，了更無言。」楊不懌，以其曾典兩郡，至此三也。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。邇後秩滿無恙，不論其言。無何又授此州，亦終考限。罷後又除是郡。凡三任。竟殞於邦。即三為刺史之說，果在於此乎？楊公季弟汭，為愚話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歐陽澥

歐陽澥者，四門之孫也。薄善詞賦，出入場中，近二十年。善和韋中令在閣下，澥則行卷及門。凡十餘載，未嘗一面，而澥慶弔不虧。韋公雖不言，而意甚憐之。中和初，公隨駕至西川，命相。時澥寓居漢南，公訪知行止，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，俾澥計偕。巨容得書大喜，待以厚禮，首薦之外，資以千餘緡，復大宴於府幕。既而撰日遵路。無何，一夕心病而卒。巨容因籍澥答書，呈於公。公覽之撫然。因曰：「十年不見，灼然不錯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伊璠

黃巢污踐宮闕，與安朱之亂不侔。其間尤異，各為好事傳記。軒裳農賈，挈妻孥潛跡而出者，不可勝記。至有積月陷寇終日逃避，竟不睹賊鋒者。獨前涇陽令伊璠，為戎所得，屢脫命於刃下。其後血屬相失，村服晦行，及藍關，為猛獸搏而食之。患禍之來，其可苟免？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顧彥朗

東川顧彥朗，以蔡叔向為副使。感微時之恩，惟為戎卒而嘗加敬。其弟彥暉嗣襲，酷好潔淨，嘗嫌人臭，左右薰香而備給使。幕寮皆中朝子弟，亦涉輕薄。韋太尉照度，收復蜀城，以彥暉為招討副使。在軍中，每旦率幕官同謁掌武，而蜀先主預焉，共輕忽之。雖昭度亦嫌其不恭。彥暉襲兄位。爾後為蜀主所破，手刃一家，郎官溫術等斃焉，先是蔡叔向（「向」字原本闕，據明抄本補）職居元寮，乃顧氏之心膂，與所辟朝士，優游樽俎，不相侔矣。小顧既是尊崇，嫌其掣肘。王先生因其隙，宣言以間之。且曰：「拈卻蔡中丞，看爾得否？」由是叔向辭職閒居，王乃舉軍而伐之。在蜀，有術士朱洽者，常謂人曰：「二顧雖位尊方鎮，生無第宅，死無墳墓。」人莫諭之。或曰：二顧自天德軍小將，際會立功，便除東川，弟兄迭據。大顧相薨，遺命焚骸，歸葬豐州，會多事未果。至小顧狼狽之日，送終之禮又闕焉。即朱氏言，於斯驗矣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甲

唐天祐初，有李甲，本常山人。逢歲饑饉，徙家邢台西南山谷中。樵彩鬻薪，以給朝夕。曾夜至大明山下，值風雨暴至，遂入神祠以避之。俄及中宵，雷雨方息。甲即寢於廟宇之間，松柏之下。須臾有呵殿之音，自遠而至。見旌旗閃閃，車馬闐闐，或擐甲胄者，或執矛戟者，或危冠大履者，或朝衣端簡者，揖讓升階，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，方且命酒進食。歡語良久，其東榻之長，即大明山神也，體貌魁梧，氣岸高邁。其西榻之首，即黃澤之神也，其狀疏而瘦，其音清而朗。更其次者，雲是漳河之伯。餘即不知其名。坐談論，商榷幽明之事。其一曰：「稟命玉皇，受符金闕。太行之面，清漳之涓，數百里間，幸為人主，不敢逸豫怠惰也，不敢曲法而徇私也，不敢恃尊而害下也。兢兢惕惕，以承上帝，用治一方。故歲有豐登之報，民無紮瘡之疾。我之所治，今茲若是。」其一曰：「清冷之域，泱泱之區，西聚大巔，東漸巨浸，連陂湊澤，千里而遙。餘奉帝符，宅茲民庶，雖雷電之作由己也，風波之起由己也，鼓怒馳驟，人罔能制予。予亦非其詔命，不敢有為也；非其時會，不敢沿溯也。正而御之，靜而守之，遂致草木茂焉，魚鱉蕃焉，感鹵磊塊而滋殖，萑蒲蒹鬱而發生。上天降鑿，亦幸無橫沴爾。」又一曰：「嶺之地，嶠之都，分塊疋之一隔，總飛馳之眾類。熊罷虎豹，烏鴟鸚鵡。動止咸若，罔敢害民。此故予之所職耳，何假乎備言。」座上僉曰：「唯唯。」大明之神，忽揚目盱衡，咄嗟長歎而謂眾實曰：「諸公鎮撫方隅，公理疆野，或水或陸，各有所長。然而天地運行之數，生靈厄會之期，巨盜將興，大難方作。雖群公之善理，其奈之何？」眾咸問：「言何謂也？」大明曰：「餘昨上朝帝所，竊聞眾聖論將來之事，三十年間，兵戎大起。黃河之北，滄海之右，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人。當是時也，若非積善累仁，忠孝純至者，莫能免焉。兼西北方有華胥遮毗二國，待茲人眾，用實彼士焉。豈此生民寡祐，當其殺戮乎？」眾皆顰蹙相視曰：「非所知也。」食既畢，天亦將曙，諸客各登車而去。大明之神，亦不知所在。及平旦，李甲神思恍然，有若夢中所遇。既歸，具以始末書而志之。言於鄰里之賢者，自後三十餘載，莊皇與梁朝對壘河岸，戰陣相尋。及晉宋，戎虜亂華，干戈不息，被其塗炭者，何啻乎六十萬焉。今詳李生所說，殆天意乎？非人事乎？（出《劉氏耳目記》）

房知溫

故青帥房公知溫，少年與外弟徐衲（「衲」字原本闕，據明抄本補）為盜於衰郛之境，晝則匿於古塚。一夕遇雨未出間，二鬼至。一鬼曰：「此有節度上（明抄本「上」作「土」）主，宜緩之。」與外弟俱聞之。二人相問曰：「適聞外面語否？」徐曰：「然。」房曰：「吾與汝未知孰是？來宵汝當宿於他所，吾獨在此以驗之。」迨夕，二鬼又至。一鬼復曰：「昨夜貴人尚在矣。」房聞之喜。後果節制數鎮，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。則知晉書說魏陽元聞鬼以三公呼之，為不謬矣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 竇夢徵

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，以文學稱於世。時兩浙錢尚父有元帥之命。竇以錢公無功於本朝，僻在一方，坐邀渥澤，不稱是命，乃抱麻哭於朝。翌日，竇謫掾於東州。及失意被譴，嘗鬱鬱不樂。曾夢有人謂曰：「君無自苦，不久當復故職。然將來慎勿為丞相。苟有是命，當萬計避之。」其後竇復居禁職。有頃，遷工部侍郎。竇忽憶夢中所言，深惡其事。然已受命，不能遜避。未幾果卒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許生

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，暴卒，隨使者入冥。經歷之處，皆如郡城。忽見地堆粟千石，中植一牌曰：「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。」生極訝之。洎至公署，使者引入一曹司。主吏按其簿曰：「此人乃誤追之矣。」謂生曰：「汝可止此，吾將白於陰君。然慎忽窺吾簿。」吏既出，生潛目架上有簽牌曰：「人間食料簿。」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，可知其由。遂披簿求之，多不曉其文。逡巡，主吏大怒。已知其不慎，捫目責之。生恐懼謝過，告吏曰：「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，知其人性不食醬，是敢竊食簿驗之。願恕其罪。」吏怒稍解，自取食簿，於仁忠名下，注大豆三合。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。其徑路微細，隨使者而行。忽見一婦女，形容憔悴，衣服襤褸，抱一孩子，拜於道旁。謂生曰：「妾是朱仁忠亡妻，頃年因產而死，竟未得受生。饑寒尤甚，希君濟以准資緡數千貫。」生以無錢辭之。婦曰：「所求者楮貨也。君還魂後，可致而焚之。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，可指生路也。」既而先行，直抵相國寺，將其闕，為使者所推，踏地而寤。仁忠既悲喜，問其冥間之事。生曰：「君非久，必任金吾將軍。」言其牌粟之事，又話見君亡妻，言其形實無差。後與仁忠同食，乃言自君亡後，忽覺醬香，今嗜之頗甚，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。自爾朱寫經畢，許生燔紙數千。其婦於寐中辭謝而去。朱果為金吾將軍。顯晦之事，不差毫釐矣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楊鼎夫

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，為時所稱。頃歲，會游青城山。過皂江，同舟者約五十餘人。至於中流，遇暴風漂蕩，其船抵巨石，傾覆於洪濤間。同濟之流，盡沉沒底。獨鼎夫似有物扶助，既達岸，亦困頓矣。遽有老人以杖接引，且笑云：「元是鹽裡人，本非水中物。」鼎夫未及致謝，旋失老人所之。因作詩以記。後歸成都，話與知己。終莫究鹽裡人之義。後為權臣安思謙幕吏，判榷鹽院事，遇疾暴亡。男文則，以屬分料鹽百餘斤裹束，將上蜀郊營葬。至是鹽裡之詞方驗。鼎夫舊記詩曰：「青城山峭皂江寒，欲度當時作等閒。棹逆狂風趨近岸，舟逢怪石碎前灣。手攜弱杖倉皇處，命出洪濤頃刻間。今日深恩無以報，令人差記雀銜環。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 牛希濟

蜀御史中丞牛希濟，文學繁贍，超於時輩。自云：早年未出學院，以詞科可以俯拾。或夢一人介金曰：「郎君分無科名，四十五已上，方有官祿。」覺而異之。旋遇喪亂，流寓於蜀，依季父也（大阮即給事中嶠也）。仍以氣直嗜酒，為季父所責。旅寄巴南，旋聆開國，不預勸進。又以時輩所排，十年不調。為先主所知，召對，除起居郎，累加至憲長。是知向者之夢，何其神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 陰君文字

頃歲有一士人，嘗於寢寐間若被官司迫攝，因隨使者而去。行經一城，雲是鎮州，其間人物稀少。又經一城，雲是幽州，其間人物眾廣。士人乃詢使者曰：「鎮州蕭疏，幽州繁盛，何其異乎？」使者曰：「鎮州雖然少人，不日亦當似幽州矣。」有頃至一處，有若公府。中有一大官，見士人至前，即曰：「誤追此人來，宜速放去。」士人知是陰司，乃前啟陰官曰：「某雖蒙放還，願知平生官爵所至。」陰官命取紙一幅，以筆墨畫紙，作九個圍子。別取青筆，於第一個圍子中，點一點而與之。士人置諸懷袖，拜謝而退。及寤，其陰君所賜文字，則宛然在懷袖間，士人收藏甚秘。其後鎮州兵士，相繼殺傷甚眾。故知陰間鎮州，即日人眾，當不謬耳。其士人官至冀州錄事參軍，縑縷而卒。陰官畫九圍子者，乃九州也，冀州為九州之第一，故點之；其點青者，言士人只止於錄事參軍，綠袍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貧婦

諺云：一飲一啄，繫之於分。斯言雖小，亦不徒然。常見前張賓客澄言，頃任鎮州判官日，部內有一民家婦，貧且老，平生未嘗獲一完全衣。或有哀其窮賤，形體袒露，遺一單衣。其婦得之，披展之際，而未及體，若有人自後掣之者，舉手已不知衣所在。此蓋為鬼所奪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支戩

江左有支戩者，餘乾人，世為小吏，至戩，獨好學為文。竊自稱秀才。會正月望夜，時俗取飯箕，衣之衣服，插箸為嘴，使畫盤粉以卜。戩見家人為之，即戲祝曰：「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？」乃畫粉宛成司空字。又戩嘗夢至地府，盡閱名簿，至己籍云：「至司空，年五十餘。」他人籍不可記，唯記其友人鄭元樞云：「貧賤無官，年四十八。」元樞後居浙西，廉使徐知諫賓禮之，將薦於執政，行有日矣，暴疾而卒。實年四十八。戩後為金陵觀察判官，檢校司空。恒以此事話於親友，竟卒於任，年五十一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